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30期 马来西亚篇

组稿人：苏清强

没有落款的遗书

李毓沫

我死后，大可不必立碑
别让厚土从脚跟处淹没至灭顶
最好割断世俗强制附加的纽带
不是谁都愿意
光鲜躺在被永世封棺的记忆
比起装箱自己，我更爱
露宿在透光的空气
从阳间脱壳至地府
除去呼吸，余下都是血肉
模糊的回音，另类的升级

当嘲笑声自四面腐蚀肉身
时间已在慢速肢解
沉默的大体，渴求解放
哪怕一丝温度尚存
离魂妄想回归
最原始的轮回
假如可以，一把火烧成灰烬
又何曾怕风
将我轻轻扬起
归尘，归零

一具会腐化的尸体，千万别信
会给谁带来如何的证明
它或许能给出昨天如何狼狈死去
的答案，却给不了明天
能否复活的命题
这种反复勒死累死的游戏
是图好玩，还是刺激？
一辈子只限玩一次
一次就好，游戏结束
感谢参与

走过了

刘爱佩

左脸后下方那颗大牙，不知何故疼痛莫名，轻轻触碰，甚至喝水都刺痛，咬合更是困难，只好用右边咀嚼，胃口顿消，唯有求助牙医。原来是细菌感染、牙龈红肿、神经线发炎了，牙医说只要有一根神经线发炎就足以痛彻心扉。暂服抗生素和喷射药液，两周内不能咬硬物。若情况严重，唯一选择是挑牙根——拔除牙神经，预约是3星期后。期间，反复折腾，这刺骨钻肉之痛，只有经历过方能体会。

那天，挚友陪同下到牙医诊疗室。娇小玲珑的女牙医，头戴手术帽，粉口罩遮脸，眼神尽显亲切友善，言词优雅，瞬间消除

我内心忐忑。她看了之前的X光影片，查问病史，耐心告诉我显微根管治疗的过程与所需费用。

躺着硬板床上，咬住类似晶体的块状物，有根长电线衔接电脑，速度如雷一闪，黑白X光影片打在电脑荧幕上，牙根清晰可见。由于这颗大牙套住牙冠，上半部无法确认情况，牙医会先钻洞观察，必要时才撬开牙冠。听到需在牙髓开洞，我赫然僵住。麻醉剂局部扩散，15分钟后，疗程开始。我河马般张开嘴巴，牙医在我口腔套上米色塑料具，拉开蓝色塑料，扯一扯就勾住凸起边角，只露出须治牙的牙齿。助理在我身上

覆盖一层透明塑料袋，加上一副墨镜。岂能闭目？

牙医透过显微镜观察，使用专业器械钻洞，钻洞发出的滋滋声，挑动体内每个细胞，钻磨时嗅到类似烧焊气味，肾上腺素骤然飙升。耳边尽是牙医更换工具，工具与不锈钢盘子互相敲打之声，我何止鸡皮疙瘩，嘴巴早已酸麻。唾液布满牙床时，举起左手，助理会帮忙吸走唾液。对着一室的明亮，我宛如待剖木乃伊，硬绷绷，无法动弹。

牙医耐心探视显微镜，操作纯熟。开髓、勾、挖、挑、洗、吸、冲，清理及消毒灭菌。最后用根管牙胶严密填塞，以糊剂密封洞口，

前后耗了一个多小时。

放下器具，牙医柔声说：牙髓严重发炎，里头布满脓液，放心，都抽干净了，牙根已溶掉，残屑也清理干净了，一段时间，你就不再痛，暂时用右边吃东西，服用5天抗生素和止痛药，若能忍痛，可不必吃止痛药，3周后复诊。我软塌塌像个孩子，乖乖点头。

走过这趟疗程，告诫自己要好好爱护牙齿，注意口腔卫生，以免牙损病变。

生活会遇到疼痛，时而短暂时而漫长，有些尚可忍，然而总有极限，尤其心灵伤痛，需及时找出口治疗。走过一段又一段变化与无常时，要为自己喝彩：走过了。

爱护灵魂之窗

冬阳

每次看医生，医生和我的对话简短快速：“视力有异常？”“视力如常”“眼睛干涩导致眼红，回去滴眼药水！”“为何我的眼睛会干涩？”“老化，我在冷气房看诊久了，眼睛也会泛红！”我哦一声，悻悻地走出诊室。眼药水滴了数天，泛红渐退，但泛红总会伺机出现，出门旅行眼药水是必备药物，若眼眶眉弓触摸时有点疼，我就知道眼红来袭，烦不胜烦，年过半百了，我决定让眼科专科医生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

说到检验眼睛，我难免心虚。我热爱写作，掐指一算，我足足写了20多年，最少有15年是盯着电脑屏幕打字，明知不利眼睛，我依然热爱写作。我知道一早醒来对着电脑荧幕打字眼睛容易疲倦，故避免早上写作，若灵感来了非写不可，我重复用清水浸泡双眼，清水滋润过

的眼睛感觉舒服，过后才打字。

后来上网阅读护眼常识，才知道凌晨至起床前眼压最高，遂培养凌晨醒来不看手机，看手机必开灯，让眼睛减压。我相信早晨起床后用清水浸泡眼睛有减压作用，屡试不爽。此外，睡前关灯滑手机和灯光昏暗下阅读会导致高血压，日久引发急性青光眼，此乃大忌，不可长。

我有慢跑习惯，早晚跑一个半小时，每次完成跑步，大汗淋漓，感觉舒畅。跑步锻炼身体，也善待眼睛：每天看电脑屏幕打字或观赏网络节目，眼球的睫状肌一直处于收缩状态，眼睛容易疲倦；跑的时候，我眺望远方——青山田畴，日出日落，蓝天白云，眼睛的对焦从近距离到远距离，睫状肌放松下来，做到缓解眼睛疲劳和减低眼压。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有运动细胞，爱

跑，殊不知，我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静与动之间寻找平衡点，借机保护我的灵魂之窗。

早上9.25分，我终于坐在眼科医生诊室，透过眼科仪器接受一关关检验，结论是：没有青光眼，没有白内障，眼压正常，眼红果真是眼睛干涩所致，需要滴药水。走出诊室，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如释重负。

那天是收获颇丰的一天，和杰交流，我发觉现今30岁的他注重健康。他知道青光眼造成的视力损伤不可逆转，需要终生治疗，故定期复诊筛查和滴眼药水，不熬夜，实践低碳生酮饮食，做运动，若高血压或糖尿病伴随而来，必然加剧青光眼状况！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杰年纪轻轻罹患青光眼，但他自律乐观，活得比他人健康，且热爱生命。

杰和我相谈甚欢，我的WhatsApp软件自此多了一位朋友。我知道，在保护眼睛和分享健康常识这条路上，我找到知音人。



马仑出席砂拉越美里举行的“第15届亚洲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与老友们喜相逢。左起：赖连金博士、庄延波、马仑、寒川。

黄贵文先生问，有没有空喝茶？我说有。以为中东的战争和以色列会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来到咖啡馆，见马仑先生也在那里，就不约而同，换了一个题目：马华文艺。

马仑是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看见这面旗你就知道自己走近了文坛。他总是随时随地让人们接近文坛。他走向喝茶地点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着准备送人的文艺书。有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文友的作品。他替那些很少出来打交道的文友们送书。

马中中断交那些岁月，中国好像在地球上消失了，关于它的被转述的消息都是些坏消息。中华文化成为国家的弃儿，中华儿女沦为二等公民。关于它的任何一件事都讲不清楚，即便是纯表演的舞狮舞龙不也被骂了一通？还有谁要跟你谈马华文艺？还没开口，就觉得眼前仿佛站着一个个独裁者，你说什么他都立刻反对。

然而我们凭着简单的喜爱接近着它，感觉上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着，仿佛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华文课开在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了，全校已经一片肃静，唯有我们这个华文班还有一点声音。

喜欢新诗和华文刊物的几个同学，私底下进行论和分享，却不让学校和老师知道。书包里的华文刊物，上正课时不能让老师或巡查员看见，看见了是要被没收的。我们的眼睛也就自然而然往学校以外的地方看。那时，几家华文报的文艺园地，每个星期都会开出两三朵文艺的花。好象开在沙漠上，非常的艳丽。

我读书的时候要帮父母亲做农事。家里有几亩橡胶园，“收胶”后的下午，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便一面擦着手背仍旧发出臭味的胶丝，一面到住家附近一间杂货店找报纸看。武侠小说和新闻往往已经握在别人手里，文艺版却鲜少有人问津。只要我

马华文艺的一面旗帜

——我的文艺界前辈马仑先生

李开璇

到准没有人跟你抢。可有时它无端失踪，因为店主认为这张不重要，拿去包东西或垫蔬菜去了。

通常也只有武侠和文艺我能好好读上几段，然而要从头读到尾却很少能够做到。一来环境嘈杂，二来总有人邀我下象棋。尽管如此，作家们的名字被编者放在显眼的地方，掠过眼帘又一再被提起，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易梵、云里风、原上草、一介、陈雪风、梦平、芭桐、马仑、高坤镇、凝秀等，随便列举便有这好几个。感觉上他们是一群人，散布在各地，有着共同的理想。

我那时不知道马仑、梦平、芭桐、丘岷和邱子浩原来是同一个人，至于作家们写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不似高尔基、鲁迅、巴金的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将道地的生活写了出来，说出了父母亲们的心声，我们少年的感受，这一点却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

连篇累牍的新闻是特权人物的传声筒，而那些声音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怪音，看了总是令人气愤和不安，武侠小说则是逃避现实的麻醉药。只有文艺的园圃里散发着纯真的生活气息。它是一条涓涓的流水，我们在里头涤荡却浑然不知。

梦平先生就坐在我的前面，我还保留着对他的仰慕，所以向来称他为“前辈”。梦平写小说很快，什么题材似乎都可以应付，手到擒来游

刃有余，虽然不怎么在乎文字的雕琢。他谈到好友高秀的时候，说高秀的文笔非常好，在他之上。然后说，他写了大约200篇小说，当年在黄梨乡的十年最为多产。然而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华，而是由于勤劳。

严歌苓女士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她在发表一场演讲。她说，写小说不是有没有才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你付出多大努力。这是一项劳力密集的工作，作家是另一类工人，他们进行着脑力的劳动。

马仑已达望九之年，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他不愿意呆在家中，老是要到处走动。我的两个写作的朋友黄贵文先生和宋铭先生都曾经载过他。有时候，他的儿子丘量棟先生把他载到聚会地点。

他说，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载他到吉隆坡，经过一个花园时，他想起，碧澄先生就住在那个花园，赶忙按照地址寻上门去，果然见到了碧澄。他们就这样成为好朋友了。前些年，碧澄来到新山，特别叫马仑安排一桌文友互相认识。他们的圈子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

他讲话时音量很低，周遭稍微有点吵，就会被盖过。他又患有青光眼，给他的脑力劳动带来不小的困难。然而他在青光眼的蹂躏下，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瘟疫的长篇小说。

这许多年来他写了不少关于作家的事迹，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似乎使他更加看透人生。他很随意地谈论着文坛的几件趣事，估计我们认识哪些文友，就谈谁。

想起当年马华文史界有“三剑客”，就是方修、赵戎和马仑，后来黄梅雨也加入这个行列。姑且不论成绩如何，光是愿意下放文史界的烂摊子当苦役，就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如今只剩下马仑一人，可谓奇货可居。他可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紧握着马华文艺的旗帜，不曾做过逃兵。

马仑把一本新出版的《马仑序跋导言及其他》推到我面前。这么快！又出新书！我说，旋即看见封面内页他挥洒的签名，还是一贯的称我为“李开璇兄”。真不好意思，我小他十多岁，应该是“老弟”了。马仑自然不会在这里混淆，然而他温文儒雅的气质总是经常无缘无故外泄。写新诗的黄贵文先生也拿着一本，正在翻阅。

集子里有40多篇文章，是他多年来给文友的新书写的序文、献辞或俳句。他在这些文章里畅谈他们交往的经过，给这些同道适当的鼓励和肯定。附上图片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他对文艺的评论和观点。

曾经有人把这种现象评为文艺界的互相吹捧，责为不健康的风气。当然，过度的和不符合事实的褒扬可以被这样诟病，然而我们确实无须对这种现象过于呵责，实际上从这些所谓“吹捧”中写作人并无什么利益可图。马华文艺既得不到国家的认

同，也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每个作家都是一根自生自灭的野草，彼此之间要是没有一点感情，不是这样互通声息，单有艺术的评论又有何用？这三尺文坛能够支撑到今天吗？写作人通常都很脆弱，没有几个生来就是百毒不侵的勇士。总觉得马仑先生在写作人之间的沟通串联，正是好比一只孜孜不倦的工蜂，呵护着它的巢。

马华作家在华文文艺界大抵都称不上“顶尖”。一来，这里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是边缘。边缘大抵不会被中心看重，更不会被选为标杆。我们的作家的确也只是做些传承的工作，扮演一个外国作家的角色。再多的“吹捧”，料想也不会改变这个认知。

对于“名声”我们无须过于追求也不宜完全漠视，至于自己为什么获得那样的名声，或者为何失去了，又或何以受损了，都应该给与认真的对待。自己心中有把尺，不是别人一句评语就可以左右的。

正因为平凡，我们这里的写作人没有顶尖作家那样的思想包袱，不怎么受“名誉”的影响，而是看破了天命似的写生活抛给他们的题材，按照自己的能力走自己的道路。“顶尖”需要“平凡”衬托，绿叶牡丹，相得益彰。而平凡作者的付出也是付出，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马仑。他所做的，何尝不是我们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几个文友经常互相联系的版本？只是，马仑把它变成了自己毕生的使命，而我们只当它为一种社交活动。

(2023年10月29日)